

J292.2/
20057
5

阅览室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

主編 史樹青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啓功題籤



啓

上海教育出版社

責任編輯 張建忠
攝 影 孫克讓
邵玉蘭
劉 麗
董 青
林雅夫[日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5卷, 碑刻拓本. 1/
史树青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6
ISBN 7-5320-7594-X

I. 中... II. 史... III. ①法书—中国—古代—选
集②碑刻—中国—古代—图录 IV. J29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99 号

ISBN 7-5320-7594-X



9 787532 075942 >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		第五卷 碑刻拓本一	全十五卷
編著者 中國歷史博物館		主編 史樹青	出版者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地址：中國上海永福路一二三號 郵政編碼：二〇〇〇三一		版次 二〇〇一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〇一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總發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印刷 上海書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定價 壹佰玖拾貳圓	

編輯委員會

主 編	史樹青			
副主編	杜耀西	何其耀	范世民	
委 員	王 宜	王育成	史樹青	包南麟
	杜耀西	何其耀	呂長生	范世民
	周 錚	莊 葳	陳 和	孫克讓
	許青松	楊文和	楊桂榮	蔣文光
	趙金敏	劉家琳	顧景祥	
顧 問	啓 功	趙樸初		

前言

蔣文光

碑刻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發展起來的，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碑的原義是無文字的豎石，即中國最早的碑，並不刻字，僅是作一種標誌。《儀禮·聘禮》鄭注云：「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秦人但曰刻石，不曰碑，後此凡刻石皆曰碑。現在人們所見到的碑，有廣狹二種含義。從狹義來講，它僅僅是許多石刻種類中的一種；從廣義來說，它泛指各種形制的石刻文字。石刻文字統稱之為碑。清葉昌熾在《語石》中說：「凡刻石之文皆謂之碑，當是漢以後始。」故碑經過含義的引伸，除帖石外，它是一切刻有文字的石刻的總稱。

中國書法發展歷程中的每一個歷史階段，其特點都與當時的歷史條件有關。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勢力逐漸增強，以致後來統一中國。由於出自政治需要，秦國的《詛楚文》刻石出現了；記載上層人物狩獵的《石鼓文》出現了，成為舉世矚目的瑰寶，其文字為春秋時秦的字體。

秦漢時期，從書法史的系統性特點來說，可以分列為秦、西漢、新、東漢四個階段。

秦統一中國後，確立小篆為官方文字，用於官方文書、刻石、刻符等。尤其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巡視各地，臣下為之歌功頌德，立諸多刻石。當時的七處刻石，流傳至今僅有泰山刻石和琅琊臺刻石殘石二種，相傳為李斯所書。筆如鐵石，體若飛動，後世尊為小篆正宗。小篆形體長方，用筆圓轉，結構勻稱，筆勢瘦勁而俊逸，體態典雅而寬舒，故其體勢很是莊重，反映了秦帝國的威武強盛。

泰山刻石現殘存十字，在山東泰山岱廟。琅琊臺刻石，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本卷收入的《琅琊臺刻石》拓本為乾隆間拓本。從整體面貌上看，一方面是由於刻石頌德的功利傾向，力求作品書風的茂密與巍然，用來昭示秦朝一統天下的煌煌功績，另一方面也因為所書小篆是秦朝統一文字的標準字體，所以它不失工整嚴謹的作風。琅琊臺刻石字形較泰山刻石更為完美，在小篆字形中占有最高地位，且為我國現存最古刻石之一，被世人所推崇珍惜，具有

歷史文化的特殊價值。

漢代是我國書法藝術光輝燦爛的時期，漢隸實為漢代書壇的特有成就。它上承前代隸書的一些規則，下啓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的書法風範。西漢至今未發現巨碑大碣，刻石少而又都比較小，有的書寫比較草率，純正的小篆僅見於《魯北陛石題字》、《祝其卿墳壇刻石》、《上谷府卿墳壇刻石》等。另外，西漢刻石多為篆隸嬗變過程中的字體，有的是篆隸間雜，亦篆亦隸，如《中殿刻石》、《霍去病墓刻石》等。西漢除刻石外，還有另一些書法形式，如竹簡、木牘、帛書、磚瓦銘文等，可以補充西漢刻石之不足。王莽建立的新朝，為期較短，但就其書法而言卻有較多的珍品，如《萊子侯刻石》、《新嘉量銘文》、貨幣文字等，其中新朝的貨幣銘文尤為精彩。

到了東漢，隸書逐漸成熟。可是，東漢前期的隸書，由於它是承襲了西漢末期的書風，所以其筆劃為無波勢和有波勢兩種並存。如東漢初年的《三老諱忌日記》、《開通褒斜道刻石》，與西漢時期的隸書相近。到了東漢中期以後，由於當時樹碑的風氣盛行，石刻漸多。這時期的漢隸比起東漢初期，其點劃波磔顯明，已完全脫離了篆意，變為純粹的隸書了。在漢順帝以後，尤其是到了東漢桓、靈帝時，隸書定型化，即漢隸已到了完全成熟的時期，從而在中國書法史上產生了著名的「漢碑」的特定階段。

東漢碑刻是東漢書法的歷史紀錄，其數量繁多。諸多的漢代碑刻有着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就書法而言，這些碑版書法多種多樣，各具神采。正如清王澐《虛舟題跋》中所說：「隸法以漢代為極，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這些漢代碑刻，是漢隸書的大寶庫，為燦爛的中華民族古代文化遺產中的瑰寶，在我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本卷所收入的，是館藏漢代較著名的碑刻精拓，有《孔宙碑》、《史晨碑》、《曹全碑》、《劉熊碑》，還有較有特色的館藏刻石拓本《陽三老石祠堂石柱題記》。

《孔宙碑》是漢代碑刻中久負盛名的優秀書法作品之一，故此碑為專家學者所推重。本

卷所收入的宋拓《孔宙碑》，白麻紙，重墨拓，裝裱成冊。碑文「訓」字旁「川」中筆與石花未連，「辭」字尚存大半，「殤」(歿)字「臣」尚存，尤以「高」字完整，與下損處不相併，確是宋拓。此碑書法特點，工整端莊，波撇并出，用筆圓轉有篆意，與其他漢碑不盡相同。每字幾乎都用一、二筆關鍵性的大筆劃，將筆勢拓開，顯得流利瀟灑。字形結體綿密寬博，大多數字呈扁平。通篇章法，經營佈白，大小字體穿插搭配，使整篇行氣貫通，從而增強了作品的節奏旋律。故此碑歷來評價較高，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謂此碑「字法古逸，尚存分體，漢石之佳者」。

《史晨碑》是由阜孔廟著名的漢碑之一，它以極其優美的書法藝術吸引着無數的專家、學者，被譽為「漢隸中最難得之筆」。共千餘字，為漢碑中的煌煌巨製，不僅字多，而且保存完好。本卷所收明拓《史晨前後碑》，第十一行「春秋復禮」之「秋」字完好，為明早期的拓本。

此碑書體神韻超逸，端莊秀雅，間架結構妥帖勻稱。結字工整，給人以端莊典雅的美感。文字布局統一和諧，井然有序，顯示了廟堂莊嚴氣度。

《曹全碑》為漢碑名品，明萬曆初在陝西郃陽(今陝西合陽縣)出土，曾保存在郃陽縣孔廟，一九五六年移置西安碑林。此碑由於出土較晚，與其他漢碑相比，鋒棱如新，存字較多，保持了原來書寫文字的風範。碑石於明末清初之際斷裂，故以未斷拓本為貴。本卷所收為明拓未斷本。

此碑為漢隸圓筆典型之作，書法秀逸多姿，加以石質堅潤，刻工精良，歷千餘年而字跡清晰，棱角分明，在漢碑中殊為少見。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評其書云：「字法遒秀逸致，翩翩與《禮器碑》前後輝映，漢石中至寶也。」此碑對後世影響很大，臨習者甚多。一般僅注意其流美飄逸，而忽略其端莊凝重，往往失之俗艷而未能得其真髓。

《劉熊碑》傳世的拓本共有二件：一是清末劉鶚舊藏本，今藏本館。此本棉紙墨拓，整紙未剪；二是晚於前者的范懋政舊藏本，原經剪裱成冊，後恢復裱成整幅，此本所拓兩塊殘石，存字比本館藏本略少，今藏故宮博物院。原石宋代已殘碎不全，明代以後，僅有殘石兩塊不知下落。一九一五年顧燮光曾訪得碑陰殘石一小塊，現藏河南省延津縣文化館，是一件很珍貴的文物。

我館所藏此碑拓本，不僅點畫精美，而且沉厚挺拔，字字神完氣足。點畫行款之間充滿着漢隸特有的精神面貌，整飭而非板滯，精巧而不纖弱，既給人以磅礴的力量，又給人以溫潤的氣象。拓本四周有楊守敬、繆荃孫、李葆恂、羅振玉、李瑞清諸家題跋，為進一步研究《劉熊碑》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東漢是立碑刻石盛行的時代，不但有煌煌巨製的大碑，而且還有一些石闕、石堂題字等，字體較小，雖非名碑顯赫於世，但作為漢代碑刻的一種形式，為人們了解漢代書法藝術的發展軌跡，提供了較多的實物資料。本館所藏《陽三老石祠堂石柱題記》(簡稱《陽三老刻石》)，

是一件極有意義的文物。它與故宮博物院所藏《鄉他君石祠堂石柱題記》形制、文例相近，足以說明石堂題記為漢刻文例一種。而漢刻石文字今存者以此刻文字為最小。可以說，這種題字具有比碑刻較高的自然法度，更流露簡牘的規制，從審美角度衡量，並不遜於一些豐碑巨製。

在我國書法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是光前裕後、繁花似錦的時期，楷、行、草、隸、篆各體書法同時發展，南北交輝，各臻其妙。隸書在漢代是通行書體，由於廣泛應用，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行、草、楷三體仍處於萌芽階段，當時，書法名家輩出，他們承先啓後，對這三種書體進行了定型、美化，確立了楷書、行書、草書的典範，成為後世遵循的楷模。一些著名書家的墨跡，如曹魏的鍾繇，西晉的衛瓘、索靖、陸機，東晉的王羲之、王獻之等人的手筆，還有被後世所珍視的魏晉文書，成了後世人們之所汲法乳。尤以東晉時期杰出的書法大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兩人為突出，「二王」書風彌漫書壇。

十六國(公元三〇四—四三九年)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歷時短暫，而當時的書法藝術作品，多靠篤信佛教的社會各階層信徒所作，因而一些碑刻、文書、寫經、銘文、磚瓦等的文字內容，大多充滿了濃鬱的宗教色彩。

本卷所收清拓北涼《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原碑已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斷毀，完整拓本，僅此一份，是舉世無雙、原石已亡佚的珍貴孤本。

此碑拓本之珍貴，不僅是海內孤本，而且從多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研究資料。第一，提供了我國歷史上十六國時期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政權的漢化過程和漢化程度的新資料。沮渠氏為匈奴族，此碑用漢字書寫，文詞高古，反映出了沮渠氏對佛教信仰之篤厚和漢化程度之深。第二，提供了西域佛教通過河西走廊傳入中原的資料，以及反映了北魏佛教與北涼佛教一脈相承的關係。第三，提供了當兩晉十六國兵戈擾攘之際，河西地區相對穩定，一部分中原的漢族知識分子流徙河西，並把漢文化移植、保存和儲藏於西北地區的史跡。第四，碑文字體介於隸楷之間，秀勁嶄新，刻手精湛，自成一派。風格上承居延、武威漢簡、漢碑及晉人寫本，下啓龍門造像及北魏諸種石刻文字風格，提供了我國漢字由隸變楷的沿革變化情況。第五，提供了北涼沮渠氏政權的部分歷史事實，補充了過去史書的缺略。第六，填補了河西五涼地區石刻文物的空白。另外，此拓本四周題跋殆遍，有楊守敬、繆荃孫、沈周儀等二十人跋語，尤為名貴，對研究我國西北地區少數民族歷史和書法具有重要價值。

由於「二王」奠定了東晉的書風，南朝的書法出現了繁榮的景象。但是，宋齊之際，仍承襲東晉禁碑的規定，造成當時以書帖書法為主的書風。南方經濟的發展，藝術的興盛，有利於書法藝術的進步，因而南朝書家，代有其人，並為後世遺留許多優秀的作品。

北朝與南朝不同，由於無禁碑的規定，故碑刻盛行，「魏碑」(或稱北碑)成了北朝書法的

代表。名聞遐邇的魏碑，當推北魏、東魏、西魏時期為最。其時除了碑刻以外，以墓誌、造像記為最多。佛教造像以著名的龍門造像記為代表。還有些碑刻與道教有關聯，如《嵩高靈廟碑》是崇仰道教的產物。總之，北朝的石刻不但數量多，而且書法精美。書者大多出自民間，這些無名書家，為後代留下了許多令人贊口不絕的傑作。尤其是楷書，到了北朝，形成了獨具的風貌，崇尚自然和天趣，從而開創了這一代的書風。魏碑和漢碑、唐碑一樣，各自體現了一個時代書法藝術的高峰，並派生出各種流派。

隋朝由於政治上的統一，促使文化南北合流，較南北朝有所發展。在書法方面出現了綜合南北的趨勢，即汲取前人書藝之長而融會貫通，上承漢魏六朝，下開初唐書派，建立了規整的楷書體系，篆、隸早已銷聲匿跡，惟獨楷書盛行。可以這樣說，隋朝的楷書，已臻精熟階段，並開唐朝楷書之先河。

隋代，立碑之事又在各地盛行起來，故隋碑遺留今日，為數較多，惹人嘖嘖稱道的一些著名碑刻代表了當時的書法水平。本卷所收明拓《龍藏寺碑》，冊前有王漢輔、羅振玉題簽；冊後有郭尚先金書跋語。拓本末行「九門張公禮」等字雖已有泐痕，但還能看清楚，而第三行「釋迦」二字未泐，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明拓善本。此碑書法勁瘦遒麗，用筆細勁輕快，結字整肅俊秀。結體以方正為主，略呈扁形，左右開張，給人以清爽勻稱的感覺。故此碑為隋代碑刻中的名品。明人趙涵《石墨鐫華》謂：「碑書遒勁，亦是歐、虞發源。」清人王澐《虛舟題跋》稱其書：「無六朝儉陋習氣，蓋天將開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風氣漸歸於正。」據此可知，隋人書法之承前啓後，其功為不可泯滅。

一 瑯琊臺刻石拓本

蔣文光

秦

清乾隆間拓本

石原在山東莒南，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全幅縱一二九釐米，橫六十七·五釐米。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曾多次出巡各地，立石刻，頌秦德。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有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瑯琊臺刻石、芝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和會稽刻石等七石。其後，秦二世巡行各地時，又加刻詔書和從臣姓名。刻石內容均贊頌秦始皇的統一事業，相傳為李斯所書。

瑯琊臺刻石原在山東省膠南縣瑯琊山，東南西三面環海。據《山左金石志》載：「乾隆間，泰州宮懋讓知事見石裂，鎔鐵束之，得以不頽。」清道光中，鐵束散，石碎。後毛徵知縣事，築亭覆之。光緒廿六年四月雷震石散失。一九二一——一九二二年，王培祐前後兩次從瑯琊臺搜尋，將散碎石拼合，所幸傷損很少。後移置諸城縣署，並識得石始末，有孟昭鳴、柯昌泗等刻跋。新中國成立後移置山東省博物館，一九五九年歸中國歷史博物館。

瑯琊臺刻石原為四面環刻，後多剝蝕，現僅存二世所刻西側部分字跡，殘高一二九釐米，寬六十七·五釐米，厚三十七釐米。

現在所傳的《瑯琊臺刻石》拓本，大致為：（一）原石本，

為清初所傳拓本，凡十三行，八十六字。見容庚《秦始皇刻石考》。（二）文勛摹本。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蘇軾《書瑯琊篆後》云：「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併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今熙寧九年，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為完好。知其存

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適以事至密。助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迺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見《東坡集》卷二十三。（三）嚴可均寫本。嘉慶十三年八月，嚴氏據《史記》所載，仿家藏舊拓本式重寫全文，字形大小悉依真迹。同治十一年，周昌富鈎摹上石。每半頁三行，行四字，凡十八頁，後有周昌富、沈善登、吳雲、嚴辰、顧恩來五人跋。

瑯琊臺刻石，是秦代傳世最重要的石刻之一。從書風的整體面貌看，一方面是由於刻石頌德的功利傾向，力求作品書風的茂密與巍然，用來昭示秦統一天下的煌煌功績；另一方面也因為是秦朝統一文字的標準書體，所以它不失工整嚴謹的作風。其中法度謹嚴的筆調，玲瓏秀麗的佈局，取法於石鼓文，為秦代書法的正宗。其價值當可與石鼓文媲美。同時，其文字結體的曲折部分（即弧形），比泰山刻石圓活，可謂石鼓以後小篆書體的代表作。

綜觀此刻石的書法，用筆圓轉，不失於輕滑；嚴謹工整，不失於板滯；莊重典雅，不失為一代楷模。所以，一般研究篆書、篆刻學和學習小篆的人，都十分重視瑯琊臺刻石。

秦刻石，今僅存泰山刻石和瑯琊臺刻石殘石兩種。而瑯琊臺刻石存字獨多，且字形較泰山刻石更為完美。此乾隆間阮元所拓十三行本，紙墨精好，文字清晰，第一行「五大夫」可以看出。不但可作重要研究資料，且具有歷史文化的特殊價值。清楊守敬跋此石云：「嬴秦之迹，惟此巍然，雖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氣自在，信為無上神品。」

釋文

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二 陽三老石祠堂石柱題記拓本 蔣文光

東漢延平元年（公元一〇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原石清光緒間山東曲阜出土，今藏中國歷史博物館

全幅縱五十一釐米，橫八釐米。

漢代墓上多建祠堂，祠堂或稱廟祠，亦稱食堂或稱石堂，又稱齋祠。此陽三老石祠堂殘柱出土後，得之者秘藏其石而以拓本出售，所拓較為草率。稍後，石歸長白端方，今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從原石現狀看，所刻題記文字下端不全，當是祠堂早年被燬，存此石柱殘石。題記部分似碑刻形狀，上為「陽三老」三字，式如碑額。題記三行，首行二十八字，次行二十四字，末行二十一字，共存七十三字。漢刻石文字今存者以此為最小。

漢代儒家思想盛行，推崇孝道，立碑刻石，修建祠堂，不但有煌煌巨製，而且文字書法，尤為精工。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漢文帝置三老及孝弟力田，後漢因之，故有有秩三老以掌教化。此北鄉侯陽三老為亡父母建祠題記，是漢推行孝道，重視喪葬制度的一種反映。

漢代刻石中，小字者極為稀少。此石柱與故宮博物院所藏山東東漢「鄉他君石祠堂石柱」屬於同類石柱，惟此柱題記文字較少，字亦略小。此種出於民間書風的刻石，較官家樹立的豐碑巨製灑脫、豪放。故題字隨意流露性情，具有較高的自由度，結字大小、長短、廣狹，自在活潑，天趣盎然，毫無雕琢裝飾的痕迹，從審美角度衡量其價值並不低於豐碑巨製。題記三行之間，有欄綫相隔，上下字距微有變化，可以看出此是當時木簡制度的反映，文字書寫方法，與簡牘相近，亦可以認為是一件手寫簡牘的刻石。信手刻之，一氣呵成，此類刻石為東漢刻石中的一種特殊形式。

釋文

延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朔十四日，石堂畢成，時在太歲在丙午□，魯北鄉侯自思省居鄉里無宜，不在朝廷，又無經學，志在共養，子道未反，感切傷心，晨夜哭泣，恐身不全。朝半祠祭，隨時進□，年

三 孔宙碑拓本

蔣文光

東漢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

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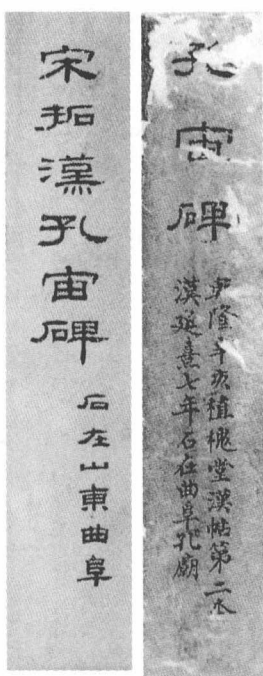
原石在山東曲阜孔廟

祇本共二十三開，每半開縱二十三·七釐米，橫十二·七釐米。

《孔宙碑》是漢代碑刻中素負盛名的優秀書法作品之一。東漢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七月刻。碑額陽面篆刻「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字。碑額陰面例不刻字，惟此碑額陰刻「門生故吏名」篆書五字，為漢碑中所僅見。碑高二四三釐米，寬一三三釐米。碑陽隸書十五行，行二十八字。碑陰隸書三列，上兩列各二十一行，下列二十行，共刻立碑者姓名六十二人。碑原在孔宙墓前，清乾隆間始移置孔廟。孔宙，孔子十九世孫，孔融之父。字季將，官泰山都尉，延熹六年（公元一六三年）卒。

此碑立於東漢後期，碑文的內容，主要是頌揚孔宙任泰山都尉時的政績。同時，從一些側面反映了當時農民鬥爭的某些史實，成為研究東漢後期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

此拓共二十三開，每開四行，除末開末行一字外，餘均每行四字。冊首隸書題簽「宋拓漢孔宙碑」，下小字「石在山



《孔宙碑》拓本的冊面題字（右）和冊首題字

東曲阜」。冊面首隸書題簽「孔宙碑」，下小字二行「乾隆辛亥植槐堂漢帖第二本，漢延熹七年，石在曲阜孔廟」，下鈐「□□藏」印。拓本前後鈐有朱文篆書「少華王氏植槐堂收藏書畫記」方印一，朱文篆書「蔣穀孫金石緣」方印一，白文篆書「碑英閣」方印一，白文篆書「蔣祖詒」方印一，朱文篆書「穀孫」方印二，白文篆書「泰和蕭紹棠雲浦印」方印一。此拓白麻紙，重墨精拓。文字清晰，「訓」字未損，「殲」字「臣」尚存，的是宋拓。

此碑書法特點，工整規範，波撇並出，字字飛動，但與《石門頌》之筆勢放縱、不受拘束相異。書者為了收到良好的藝術效果，筆意內含與外拓，處理十分得當。每字用一、二筆關鍵性的大筆劃，將筆勢拓開，使主筆劃突出；結體內緊外舒，給人一種既緊湊而又舒展的感覺。此碑運筆圓轉，有些字富篆書筆意。在隸書中保存篆書形體，顯得古樸自然，如不經意而出，可領略到篆法入隸的妙趣。正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本漢》所說：「孔宙用筆旁出透迤，極其勢而去，如不欲還。」這一評論是十分妥切的。此碑的字形取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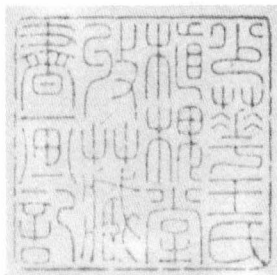
《孔宙碑》拓本收藏印



「碑英閣」



「蔣穀孫金石緣」



「少華王氏植槐堂收藏書畫記」

勢，多數字呈扁平，極少數字呈方正，字的結體綿密而又寬博，顯得自然舒暢。通篇章法，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佈白疏朗有致。豎行橫列，井井有條。雖然字體有大有小，如「泰」字大，「山」字小，「宙」字小，「諱」字大，而濃纖相間，觀之既整齊又有變化，增強了作品的節奏旋律和藝術感染效果。此碑享譽書壇，誠非偶然。

釋文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國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閭閻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圖昌長，祇傳五教。尊賢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臯己。故能興國，彰彰（敝），濟弘功於易簡，三載考績，遷元城令。是時東嶽黔首，猾夏不，祠兵，遺畔未寧，迺擢君典戎。以文修之，旬月之間，莫不解甲服罪，。田峻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鹿鳴》於樂廟，復長幼於酬酢，。會遭篤病，告困致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未，薨。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則，窆夕不華，明器不設，凡百仰（仰）高，。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葬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貢登王室，闡閣是虔。夙夜，在公明明。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元時雍，撫茲岱方。帥彼兇人，覆。南畝（亩）孔饒，山有夷行。豐年多黍，稱彼兇觥。帝賴其勳，民斯是皇。疾，乃委其榮。忠告慇懃，屢省乃聽。恭儉自終，簞簋不陳。生播高聲，歿國囹圄。永矢不刊，啻載揚聲。延熹七年七月戊造。

四 史晨碑拓本

蔣文光

東漢建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

明初拓本

原石在山東曲阜孔廟

碑本共二十四開半，每半開縱二十三·七釐米，橫十三·五釐米。

東漢桓、靈帝之後，立碑紀事，風氣甚盛。其中孔廟三碑中的《史晨碑》，以極其優秀的書法藝術吸引着無數的專家、學者，被譽為「漢隸中最難得之筆」。

《史晨碑》拓本 譚澤闓跋

《史晨碑》兩面均刻有完整的文字，爲了區別內容，人們將刻《魯相史晨祀孔子奏銘》的一面，稱爲《史晨前碑》；另一面稱爲《史晨後碑》。前碑或稱《魯相史晨孔廟碑》、《史晨請出家穀祀孔廟碑》。前碑的主要內容，是魯相史晨報告他到任後禮謁孔宅，祭祀孔廟的情況。後碑或稱《魯相史晨饗孔廟碑》，記述史晨率衆九〇七人饗禮孔廟，修飾宅廟，增加設施的活動情況。前碑書於東漢建寧二年（公元一六九年）三月，後碑書於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碑高三三釐米，寬一一三釐米。前碑隸書，無額，十七行，行三十六字；後碑隸書十四行，行三十六字。前後碑共計千餘字，爲漢碑中的煌煌巨製。此碑不僅字多，而且保存相當完好，磨滅處甚少。前後碑書風一致，當爲一人手書。此碑距今已有一

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原于銷夏記誤以後碑爲前碑也余嘗得百半前拓本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誦孟戶部請假還余屬其命工洗濯精拓則每行下一字皆入跋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舉而起之於是成成寄來之新拓精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多出十字後碑多出五字覃溪金石記所言如此：本每行廿六字是未經嵌入跋時所拓無礙當立碑時必無以字入跋之理後來重樹時乃深歎今可卓立不籤題宋拓史晨孔廟前碑誤以後碑爲前與退谷同自金石錄已將二碑前後顛倒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建寧元年其實史晨祀孔子在二年到官在元年後碑追叙到官之期而備言之也是拓之古清此證而益信沈絨墨沈茂至是乎乙巳除夕檢閱戚帖漫記一段惜道味齋何紹基

右煖室自跋所感世六字本史晨在詩孫梅庵處余屢見之今遼南京府縣龔生手所見殆爲第一今殷孫吾兄示此明冊亦世六字絨墨沈茂古與何本不同大異志完固不以開供爲憾也辛巳九月譚澤闓記

千七百多年，現仍卓立在山東曲阜孔廟。

此拓前碑現存十開，文字僅至「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以下缺失二百餘字。起首缺「上尚書」之「上」字。後碑共十四開半。前碑之後，有譚澤闓手錄何紹基題跋及譚氏本人之題記半開。後碑之後有武周天樞（授）二年馬元貞等題名，正書四行。此拓本曾歸蔣祖詒（穀孫）收藏，有譚澤闓題跋。鈐有白文篆書「蔣祖詒印」、朱文篆書「穀孫」二方印，白文篆書「碑英閣」方印、白文篆書「旭庭」方印、朱文篆書「旭庭眼福」方印、朱文篆書「虛靜齋藏」方印、朱文篆書「餅齋審定」等印。此拓本「秋」字完好，的是明初拓本。

東漢桓、靈帝之際，隸書已趨規範，并達到完全成熟完美的階段。加上此碑立於曲阜孔廟，必須莊嚴大雅，書體風格必須符合「中和美」的准繩，「中和美」是儒家的審美規範，故云《史晨碑》是漢隸中符合「中和美」的典型。

此碑書體端莊秀雅，間架結構妥帖勻稱，筆劃溫厚，骨肉停勻，且富變化。中鋒圓筆，逆入平出，點劃間疏密勻稱，給人以端莊典雅之美感。

在漢代碑刻中，一碑前後兩刻者，祇有《史晨碑》是一個特例。所記魯相史晨奏銘及祭饗諸事，為研究東漢祭祀制度的重要文獻。至於書法之規整，刻工之精善，在漢碑中亦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釋文

（史晨前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闡弘德政，恢崇壹變，夙夜憂怖，縈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辟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懷構，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修上案食醢具，以叙小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契》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樞》曰：「丘生倉廩，觸期稽度為赤制。」

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為素王稽古，德亞皇代。雖有衰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臣伏見臨璧雍日，祠孔子以大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為社，立稷而祀，皆為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稯，《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此拓本以下缺失二百餘字。其為「矧乃孔子，玄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復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烟祀，餘□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敢（報）稱為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時副言大傅、大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遺衰，黑不代倉，□流應聘，嘆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響）應。主為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鈞《河》摘《雒》，卻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譚澤闓跋）

前碑東向而碑陰乃西向，故孫退谷《庚子銷夏記》誤以後碑為前碑也。余嘗得百年前拓本，皆前後二碑，每行三十五字耳，竟覓下一字不得也。乾隆丁酉，曲阜孔誦孟戶部請假歸，余屬其命工洗濯精拓，則每行下一字皆入跌嵌者寸許，是以從來拓者莫能措手。戶部命工人舉而起之，於是戊戌寄來之新拓精本皆每行三十六字，計前碑多出十字，後碑多出五字，覃溪《金石記》所言如此。此本每行卅六字，是未經嵌入跌時所拓無疑。當立碑時，必無以字入跌之理。後來重樹時，乃深嵌令可卓立爾。籤題「宋拓史晨孔廟前碑」誤以後碑為前，與退谷同。自《金石錄》已將二碑前後顛倒，因前碑之首云「建寧二年」，後碑之首云「建寧元年」，其實史晨祀孔子在二年，到官在元年。後碑追叙到官之期而備言之也。是拓之古，得此證而益信，況紙墨沈茂至是乎！乙巳除夕檢閱咸帖漫記一段。惜道味齋何紹基。

右蠅叟自跋所藏卅六字本《史晨》在詩孫梅庵處，余屢見之，今歸南京蔣蘇龔，生平所見殆為第一。今穀孫吾兄示此殘冊，亦卅六字，紙墨沉古與何本正同。大美忌完，固不以闕佚為憾也。

辛巳九月譚澤闓記。

（史晨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令日拜圖印子，望見闕觀，式路虔踞，既至升堂，屏氣拜手。

祇肅肩僂，髣髴若在。依依舊宅，神之所安。春秋復禮，稽度玄靈，而無公出享獻之薦，欽因春饗，導物嘉會，述修璧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昨賦賜。刊石勒銘，並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盧江舒李謙敬讓，五官掾魯孔暘，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文陽馬琮，守廟百石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並畔官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因律，八音克諧，蕩耶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史君饗後，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牆垣壞決，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材。史君念孔讚顏母井去市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願樂。

又勅：灋井，復民飭治，桐車馬於灋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行梓。假夫子冢顏母開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

大周天授二年二月廿三日，金臺觀主馬元貞，弟子楊景聖，郭希玄奉勅於東嶽作功德，便謁孔夫子之廟，題石記之。內品官楊君尚，歐陽智琮，宣德郎行兗州都督府倉曹參軍事李叔度。

五 曹全碑拓本

史希光 蔣文光

東漢中平二年(公元一八五年)

明拓本

原石在西安碑林

碑本十五開半，每半開縱二十八釐米，橫二十一·七釐米。

曹全，字景完，敦煌人。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公元一八三年)舉孝廉，轉任郃陽令，曾隨軍遠征疏勒，立有軍功，為官有政績。此碑為屬吏王敞等人為其記功頌德所立。碑高二五三釐米。文為隸書。二十行，行四十五字。碑陰題名五列。額久佚。由於原石久埋地下，與其他地上所存漢碑相比，文字清晰，字劃完整，鋒棱如新。清康熙十一年碑身斷裂。今除裂處外，其它部分泐損不多，漢碑文字少有如此完好者。

此碑為漢末隸書成熟期的代表作之一，飄逸秀麗一派書法的典型。書法用筆精勁，柔中見剛，以方扁為主要特徵，工整穩定。字體結構，十分勻稱。尤其是橫、撇、捺筆，提按有度，綫條婉轉，為後世臨池者所宗。

釋文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於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序(斥)竟，子孫遷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佈，所在為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胸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陰驤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瑋，少實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龀好學，甄極絳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為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

史，仍辟涼州，常為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懾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弑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與師征討，有充(吮)膿之仁，分糲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湧泉，威卒諸責，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遣，且二百萬，悉以薄官。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網，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妖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荆楊，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懷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詔諭，羣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孽，絕其本根。遂訪故老商翬，僞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贍。大女桃妻(妃)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至離亭，部吏王宰、程橫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俊(痊)，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繼(襁)負，反者如雲。戡治屠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戌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閱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樂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主簿王歷、戶曹掾秦尚、功曹史王顯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迺共刊石紀功。其辭曰：懿明後，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充(荒)。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圯。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六 劉熊碑拓本

蔣文光

東漢

宋拓本

殘石二，原在河南省延津縣，久佚

殘石拓本二幅，上幅縱五十六釐米，橫七十三釐米；下幅縱八十一釐米，橫一一五·五釐米。

劉熊碑原在河南省延津縣。最早記載見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八「濟水」條云：「酸棗城有後漢酸棗令劉孟陽碑。」孟陽為劉熊字，漢之酸棗縣即今河南延津縣。趙明誠《金石錄》卷二著錄：宋洪適《隸釋》卷五又詳記了碑文，可見南宋初期原石尚未斷毀，約在宋末斷毀殘缺僅存上下兩段。稍後，兩塊殘石也不知下落。清末楊守敬跋此拓本

《劉熊碑》碑陰殘石拓本



稱：「劉熊碑明人尙有著錄，是碑之亡，當在明代中葉。據陶公言，得此時尙是未裝裱本，如天一閣之華山碑然。」一九一五年顧燮光曾訪得碑陰殘石一塊，現存河南省延津縣文化館。殘石長六十五釐米，寬四十三釐米，厚二十五釐米。隸書，存八行，約五十字左右。在碑陰的側面，有宋人跋語：「承議郎縣知事京兆漢卿記。」此碑陰殘石爲劉熊碑所僅存，是一件很珍貴的文物。

由於劉熊碑原石久佚，世無全碑拓本，殘石拓本也極少見。現在傳世的劉熊碑殘石真本有二：除本館藏本外，即天一閣范懋政舊藏本，原經剪裁成冊，後恢復成爲整幅。此本所拓兩塊殘石存字比本館藏本略少，現藏故宮博物院。

本館藏本，整幅裝裱成軸。棉紙墨拓，拓墨略重。上段殘存原碑起首文字十五行，每行十二字（以存字最多者計）。下段存二十三行，行字不等，少則四五字，多則十幾字（原碑每行三十三字）。上下兩段的銜接是，上段第一行末「西」字，須與下段一行第一字「大」字聯成一直行。由於此碑原石久佚，未見到立碑年月。

此碑主要內容，稱頌劉熊的德政及部分家史。至於劉熊其人，繆荃孫在跋此拓本時說，歐公據碑云：「君諱熊，字孟陽，廣陵海西人，」光武帝之玄，廣陵王之孫，俞鄉侯之子，因名俞鄉侯季子碑。」洪氏見篆額，並據《水經注》，定爲酸棗令劉孟陽碑，言碑在酸棗，而正歐公碑名及碑地之誤。」故世皆以酸棗令劉熊碑稱之。但碑文中卻無一處提到劉熊做過酸棗令。

劉熊碑的書法，在漢碑中確有獨特風格。不僅點劃精美，而且沉厚挺拔，字字神完氣足。此碑的字體，同山東曲阜孔廟的乙瑛、史晨、禮器、孔宙諸碑一樣，字體整齊，筆道圓潤，一筆不苟。凡孔廟名碑的優點，它都具備。此碑還具其他名碑的優點，如《華山碑》之雄強，也兼而有之。正因爲此碑的書法造詣高超，故對後世的隸書有着一一定的影響。楊守敬在拓本的跋語中所說此碑書法：「流美整鍊，已開唐

隸之先。」這一論述，十分恰當。

劉熊碑除現有兩種拓本外，還有一種翁方綱據江德量藏廿三行殘石拓本雙鈎，道光元年漢陽葉志詒刻版印行，此本內容文字祇是本館藏本之下半殘石。本館藏本，存字最多，諸家題跋，豐富多彩，此次影印，嘉惠書林，滿足廣大書法愛好者的需要，誠爲快事。此碑雖見於前人著錄，但諸家題跋墨迹，迄未公布，今按題跋順序，一併公諸於世，以供廣大讀者作進一步探討。

釋文

君諱熊，字孟陽，□□□□西
孫亨之。分源而流，枝葉扶□，
光武 皇帝之玄，廣陵王之
□柴守約履勤，體聖心敬，敦
宜京夏，莫不師印。《六籍》《五典》，
出省楊土，流化南城，政猶北辰，
禮官，賞進厲頑，約之以禮，博之
□仁，恩如冬日，威猛烈炎夏，貪
濟濟之儀，孜孜之躋，帥厲後學，
素。七業勃然而興，咸居今而好
其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旃！允國
載克成，神民協欣，兩不相傷，國
圖，表諸來世，垂之罔極。 哀賢
□正，以卒爲更，愍念燕民，勞
□□□□□□□□感賜，歲爲豐□

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
爵列土，封侯載德，相繼不顯。□
季子也。誕生照明，岐嶷踰絕。長
兼古業，□覈其妙。行修言道，□□
練州郡，卷舒委隨。忠貞竭效，官
□祀有成，來臻我邦。循東里之□□
□□慎徽五典，勤恤民殷，□
□□□德惠潛流，鬯芳旁布。尤愍縣□。

□□之風，莫不響應。悅日新，砥□頑
□□必有由處。民之秉彝，寔我劉父，
□□講禮習聆，匪徒豐學，屢獲有年，□
□□在昔，先民有作。洪助則甄，盛德惟□，
□□式序在位，量能授官，官無曠事，士無逸
□□造設門更，富者不獨逸樂，貧者不獨
□□父，吏民愛若慈父，畏若神明，悔咎修，
□□乃相與咨度，詢采摭謠言，刊石旌
□□□□□□厥醴。誕生岐嶷，言協經墳。
□□□□□□道德民。□□
□□□□□□鳴上震。天臨保漢，寔生□仁。
□□□□□□靈不傷人。
□□□□□□渙乎成功，□暇民豫，新我
□□□□□□豐，黔首歌頌。

（羅振玉跋）

漢劉熊碑海內第一本

劉熊碑玉（羅振玉）平生所見凡二本：一范氏天一閣本，一沈均初藏本。天一閣本於十七年前見之越中，不甚記憶，但記所存僅百餘字。沈本存費西蠡許，存字較多，然神彩殊乏，曩頗疑是複刻。且以紙墨觀之，亦二百年物耳。至海內久著稱之巴慰祖、江秋史、汪庸夫三家藏本，雖未得見，然翁蘇齋雙鈎本，實會合三本而成，其存字二百四十有三，號稱最多字。今此本存字，則較三家合撫本，多三之一，而精彩煥發，足證沈本確是覆刻，然則此本謂爲海內第一，洵非誇矣。

宋洪丞相著錄是碑諱字凡三字：孟□之孟，碑作孟，洪譌爲。不顯之不，碑作示，洪譌不。勤恤民殷之殷，碑作殷，洪譌毀。吾鄉魏稼生先生嘗據碑本校訂《隸釋》，章君頌卿欲將其稿本上木，當遂書告之，將此三字并是正也。詩第一章言協□墳，洪氏書協下缺一字，今諦審是經字。翁蘇齋據巴本補洪氏缺字九，此本則於巴本九字外更增一字。詩第二章，雀鳴一震，洪書及翁鈎本並同。今此本實是雀鳴上震，一震本不辭，可見此字宋代已漫漶矣。翁氏《兩漢金石記》著錄此碑，寫覈其妙行之妙，譌作妙，而反詎南原《隸辨》作妙，從女爲非是。今此本實從女少作妙。洪丞相著錄亦然。漢碑書妙字有作眇者，而從立者絕未之見。良由翁氏僅見鈎本，致有此譌。著錄之不可不慎也如此。文內魯無君子，斯焉取旃，與今本論語異文，而詎較長，翟氏《四書考異》未及徵引當據補。碑版之有裨於經訓如此。光緒丙午七月

下泚鐵公新得此碑，出以見眎，爲之篆首，並記數語，以記眼福。上虞羅振玉時同客京都。

此本去歲藏丹徒錫氏，曾留敝齋飽觀三日，今歸旬齋尙書，益爲此碑慶得所矣。

丁未四月道出金陵重拜觀再題記上虞羅振玉

(王瑾跋)

光緒丙午八月八日銅梁王瑾孝禹觀於都門。

(楊守敬跋)

劉熊碑明人尙有著錄，是碑之亡，當在明代中葉。據陶公言，得此時尙是未裝裱本，如天一閣之華山碑然。則此拓沈龜於故紙中且數百年，宜國朝金石家未嘗經眼也。羅君叔耘以《隸釋》校之，有不合者三字。然汪刊《隸釋》多譌，未便遽定爲洪氏之誤。余從日本得影摹十行宋刻《隸釋》惜未攜行篋，不得一證其是否也。光緒丁未三月九日。鄭蘇老人記於金陵節署。

前日憶寒山金石林有此碑，故以石亡於明代。今以《兩漢金石記》考之，乃知顧南原《隸辨》所錄之字，即從趙華山拓本出，然是則趙亦以舊本著錄，非其時原石尙存也。又覃溪言巴慰祖本亦是雙鉤。此外鄭谷口、天一閣本皆不及二百字，沈韻初本是重刻，然則此爲南宋拓海內孤本無疑。覃溪謂是碑隸法實在華山之上，此語殊有微契，余曾於李眉生處見王山史本，流美整鍊，已開唐隸之先。此則純古渾淪，實爲中郎之遺。且華山海內尙有數本，此則少二寡雙，語其珍秘，固應有軒輊之分也。(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守敬再記。

前年但據羅叔綱謂親見沈均本，確是覆刻，故深信不疑。今見沈本，的非覆刻，但拓之在後耳。又以知余前跋，謂是碑之亡，在明之中葉，寒山趙氏所錄，非必據舊拓也。宣統元年三月守敬重觀題。

洪氏所錄，碑尙未斷，而下載磨泐缺字卻未核，故翁氏圖之，每行字多寡不一。今以此整本計之，碑廿九行，行三十三字。翁圖惟十二行、十四行、十六行、二十一行為得之，良以其未見整本故也。趙益甫駁翁圖，前四行闕字失寫，不知其自圖每行三十二字，尙行失一字也。益甫好輕議前人不自覺其武斷。吾於《補寰宇訪碑錄》見之矣。宣統

元年三月楊守敬重觀復題，時年七十有二。

(張謇跋)

昔嘗臨范氏天一閣本數十過，今見此本肅然增敬，開竅不少。

光緒丁未四月張謇拜觀並題。

(李葆恂跋)

蒼苔埋字土埋龜，風雨消磨絕妙詞。不是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題酸棗令劉熊碑王建。

右詩見宋刻《王建集》第九卷。陶齋尙書近獲此拓命爲題記，謹大書此詩於右，以諗來世。按漢碑具書人名者，不三四見，最負書名，如蔡中郎，當時穹碑巨製，固應多有，而亦絕不一見，金石家以爲恨，則往往懸擬附會中郎以爲重。如《夏承碑》以芝英體謂之中郎，華嶽廟碑明署郭香察書，亦謂之中郎。(前輩謂蔡蒞中郎之書，無論察書二字不概見，抑豈有不著書人，而反著察書者耶？)吾皆不敢附和。如郭宗林碑似最可信矣，然中郎止云撰文無愧色，不云書也。吾仍不敢遽謂之中郎。惟此碑以唐人據圖經定爲中郎，良可據依。蓋唐去漢未遠，古籍尙多，非灼然可信，必不輕爲此詩，非嘉祐中張稚圭輒云據圖經記者比也。然則此碑實古今第一可信中郎書。特是片楮，沈龜故紙堆中幾百餘年，金石老學無一獲真目者，而葆恂獲摩挲玩賞三日之久，且與公新得關中本《華嶽廟碑》，並幾校觀，自詡多生於楞嚴會上獲眼根圓通不少，歡喜贊歎，輒縱筆題此，不自知其言之瀟灑也。光緒丁未六月望，義州李葆恂題記。

神物當天，歷代寶之。

摹劉文清題關中本《華嶽廟碑》裝本篋上書。李葆恂。

(鄭孝胥跋)

圖經茫昧失著龜，文字傳訛苦異詞。望古能持《王建集》，臨池應信蔡邕碑。

旬齋尙書命題丁未六月孝胥用王建原韻。

(章鈺跋)

篆如李斯，隸如蔡邕，尙矣。旬齋師於上蔡遺蹟搜羅殆盡，言先秦文字者推爲淵藪。日者又出中郎《劉熊碑》命讀，目眩神奪，惟有贊歎。漢石經既歸篋衍，此碑尤稱希世之珍。伯喈有靈，慶得所矣！私嘗持

論以爲古人亡矣，文字則其精神所寄，亡而未亡者也。蒼茫寥廓中時求一二賢主人，以託其命。而惟與古爲契，沉潛如一者，則神交冥會，欣然投之，氣機翕應，自然而然，匪第物聚所好之謂也。師主持風會於國粹，所寓三書而孱守之，故海內大寶，如百川赴壑，有迎無拒，此碑爲當世學子所聞而未見者，門牆下士，得從旁寓目，亦自幸墨緣之非淺矣。率臆書之，敬質觀者。

光緒丁未六月十七日長洲章鈺謹記。

(左孝同跋)

谷口《鄭氏簠有拓本，竹垞曾見之》寒山《隸辨》中所有此碑之字，俱摹自趙凡夫藏本與甬東《天一閣》，久傳妙蹟互爭雄。快看照乘珠騰采，應出三家鼎足中。(碑久不存傳拓極少，此本或即三家所藏之一)摩挲玉軸眼頻揩，古墨曾聞屬伯喈(唐人王建有詩)。什襲雙鉤一殘本，欲將高帶笑蘇齋。(翁覃谿所見僅巴俊堂雙鉤殘本)旬齋尙書命題 戊申三月湘陰左孝同。

(繆荃孫跋)

酸棗令劉熊碑，碑久佚。《集古錄目》、《金石錄》、《隸釋》、《寶刻叢編》、《漢隸字源》、《金薤琳琅》、《寒山金石林》、《隸辨》、《兩漢金石記》均著錄，考證以《隸釋》及翁記爲最詳。歐未見碑額，但據碑云君諱熊，字孟陽，廣陵海西人，光武皇帝之玄，廣陵王之孫，兪鄉侯之季子，因名兪鄉侯季子碑。並云當在揚州。洪氏見篆額並據《水經注》定爲酸棗令劉孟陽碑，言碑在酸棗，而正歐公碑名及碑地之誤。洪述趙語，以熊爲彪之弟。翁據熊方補後漢同姓王侯表，證熊當爲彪之子，不得云彪弟。洪氏但執平封兪鄉，又不知彪之封號，漫爾謂爲誤，殊爲無據，所考皆塙。洪又舉王建詩、蘇邁書胡載之語，謂此與劉寬碑同，皆中郎書，建詩爲不誣。洪獨以爲非。不知以爲中郎書者，不僅王建一詩，唐張祐題酸棗驛前碑云：蒼苔古澗字彫延，誰道中郎筆力餘，長愛當時遇王粲，每來碑下不關書。更足爲中郎書添一塙據矣。酸棗今延津，不知尙可蹤跡否？江陰繆荃孫識。

(溥修跋)

康德七年五月溥修觀並識。

(胡嗣瑗跋)

康德癸未四月十日玉牒溥衍、溥仲、江安傳增湘、侯官郭則澤，大興

溼 勁 灸 硃 內 弟 一 本

劉熊碑 王平之所見凡二本一范氏天一閣本一沈均初藏本天一閣本于十七年前見之題中不甚記法但記示存僅百餘字沈本存費亦甚詳存字較多然神象殊之最顯疑是複刻且以紙墨觀之亦二百年物耳至海內人著稱之巴慰祖江扶史江庸夫三家藏本雖未得見然翁蘇齊雙鉤本實會合三本而成其存字二百四十有三號倘最多字今此本存字則較三家合極本多三之一而精采煥發之證沈本雖是複刻然則此本謂為海內第一洵非夸矣宋洪武相著傳是碑謄字凡三字並口之五碑作並洪謄蓋不顯之不碑作不洪謄平動恆民殷之殷碑作殷洪謄殺吾卿魏穆十九十當據碑本板訂據釋章君項卿欲將其索本上本當違書是之指此三字並是正也 詩第一章言協口靖洪氏書協下致一字今詩著是佳字翁蘇翁博已本補洪氏缺字九此本則於已本九字外更增二字 詩第二章崔鴻一索洪書及翁鉤本並同今此本實是在鴻上索一索本不詳可見此字宋代之後遠矣 翁氏兩僅今不記著歷此碑實最其妙行之妙謄作妙而反祖而原據辨作妙以女為訓是今此本實以女少作妙洪亦相著歷亦並遵碑者妙字有作少者而以少者比未之見良由翁氏僅見鉤本致有此謄等佳之不可不慎也如此 文內魯無君子斯為取誦與今本論語異文而證較甚翟氏四書考異未及徵引當據補碑版之有碑於佳訓如此 光緒丙午七月下浙

前年但依源極演觀見決於今確是實創杜澤仁不疑今見決今的非實創但知之在後耳
 又知今前雖謂是碑之在明之中策實一建之而辭非小儀意也如宣統元年三月丁卯余親題

此本五歲歲日從任氏書帶血齋仇觀之曰今歸
廣澤所藏丁未月道長令從中拜觀不題記上蓋蒲
環王

劉監碑明人尚有著錄是碑之亡當在明中後據 白公言馮氏時尚是未裝裱今如天之闕之華山碑然則此拓沈震於改紙中
且數百年宜 國朝金石家未經眼也 羅君林松以隸釋校之有不合者三字然汪刊隸釋多譌未便遽定為洪氏之誤余
程日今馮影摹十行宋刻隸釋惜未攜行遠不居一篋其是也 光緒丁未三月 鄭菴老人記於金陵郎署

《劉熊碑》拓本 王瓘跋

光緒丙午八月八日銅梁王瓘孝禹觀于都門

洪氏所錄碑尚未斷而下載磨
泐缺字却未核校翁氏圖之每

行字多寡不一今以此整本計

之碑廿九行行三十三字翁圖

唯十二行十四行十六行二十一行為

得之良以其未見整本故也

趙益甫駢翁圖前四行間

字失寫不知其自圖每行

三十二字尚行失一字也益甫

好輕識前人不自覺其武斷

至於補篆字仿碑錄見之矣

宣統元年三月字致重觀

復題時年七十有二



《劉熊碑》拓本 楊守敬跋

《劉熊碑》拓本 張謇跋

昔考臨范氏天一閣
本為十通今見此本
肅然增敬開之校不少
光緒丁未四月張謇
拜觀并題



《劉熊碑》拓本 李葆恂跋

神物當天歷代寶之

摹別文清題閩中本

華嶽廟碑 袁本匡

上書

李葆恂



蒼苔埋字土埋龜風雨
消磨絕妙詞不是圖
經中舊見無人知
是蔡邕碑
題跋集七劉熊碑 王建

《劉熊碑》拓本 李葆恂跋

題跋集七劉熊碑 王建

君詩見宋刻王述集卷八卷
因齊尚書近復以此命為題
此碑上書此詩殆有以證未也
按漢碑具書人在者不三四見
宋負書名如蔡中郎當時寫
碑鉅製因應多有而絕不一
見金石家以為恨因性之強能
知會中書以為極也夏承碑以
是美體謂之中郎華嶽廟碑
明著郭一唐蔡書以謂之中
郎前輩謂蔡在中郎之右論蔡書
之不如見此碑者不著古人而又著蔡
中郎者
其字碑似篆少信矣然中郎
出入橫文無愧色不云書也然仍不
敢遽語之中郎惟此碑以唐
人按國經之為中郎長書按依
漢唐古法未遠古稱為家外灼
然少信必不難為此碑非表族
中張雅主振之按面題記者
此也然則此碑實古大第一可
信中郎書者是正諸此疑故
今惟才成百餘年金石之學
一發而目若而華嶽廟碑
其三日之久且與此勢得閩中本
善嶽廟碑其凡幾幾就自謂多
法於此碑會士獲眼根圖通
不少雖喜讀欲擬筆此其
不自知其言之過濫也
光緒丁未六月望

我州李葆恂題記